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九十七至九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錫絲

西河集卷九十七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誌銘七

陳翰林孺人儲氏墓誌銘

孺人姓儲氏檢討陳君妻也齊國相臣基開青土開元才子家住丹陽祖江西按察使著績南州父太學生垂聲東序孺人生而婁婧性兼明慧刺朱幃于帳裏弄紛絮于

欄邊學書操管篆略作丹黄雜技按楸紋便知横直第名嬌女未字令人其母陳太君爲陳君父姑君祖少保公即孺人祖舅兩相歡愛願合葭莩阮甥兄表抽碧軫以徵情劉女姑兒用玉臺爲聘物遂使羊鄧婚姻之好加之郗王中外之親八繇初著體倍見同功九蕙未分根依然並蔕謂鴻妻之可託詠鳩配以奚慚獨是衿褵乍結新婦居儀珮悅將貽尊嫜寢疾君母湯太君病而孺人扶持之廚無茧蜜猶堪三日爲羮盤裕棗脩誰使七年求艾乃曰老親方患苦思食江魚敢

言夫壻未分明心同帹雀伺燕帬之潾滁伸烏爪以抑搔不意君過澄江太君遽逝桑枝未捋秋胡有遠道之行木李難投秦掾少新婚之戀上黃世子不共游仙下軍大夫仍為生客痛準魚之哭母賴趙孝以斂姑于是君父贈君分田授室責孺人奉養蕭娘初得壻略辨酸甜左女在兒時早營盤槅擊殊鮮而傳食斥他肉于當餐酒漿汎濫不疑溢浦留賓宰割從容奚翅安東歸獵其奈家世仕宦不事生產作客窮歸門巷迷失孺人好

尉之使母廢歌詠百尺樓陳氏劇厭求由三十歲王郎安知問米但驅饑于彭澤恍失路于天台柴門月色不辨誰家荻港烟生全迷舊徑錦文當户織自下機來翠裀出簾迎剛逆帶解庭能漂麥直須把卷房中爨有樵蘇何必行歌市上孺人每顧視嫁時衣飾典賣不郤嘗燈下出金簪一枝及羊脂小玉合子是八九歲弄物估值相示三英玉合子宛若凝脂七寶鈿頭釵非關曜首簪垂黄粟小年興炊甑之嬉帕裏青梅數歲作繞床之

弄每嘆長門之末草因之補屋以牽蘿招靈迴短髩誰
從井底收來私語記長生那許波斯買去當春末夏初
憁前黄杏樹為君從祖殿元君手植子熟將脱夜半謳
吟時聽觸地一聲孺人輒令婢啟扉拾以啖君金門未
入有誰從西母偷桃銀扇嘗鬮無復向東家撲棗惟此
房陵三色李和嶠裁成似兹廊下九英梅元稹種在喜
均亭之既熟儼巴旦之能甘味逾蠻柰生垂嘉慶坊邊
響似霜桃聽落華林園裏雖酪需寒食未足充饑而果

出天𤋮儘堪解渴乃君應制科置身翰苑每欲迎孺人到京一語昔昔而舟車蹉跎竟至奄忽門來羔雁徒致府僚勸赴之詞身入承明原無傺𠌫相欺之意黄鵠已摩天未銜雌去青嬰方出浦難見珠圓贈紅衣于騈蔕荷閒寄尺素在一流泉裏塞垣别鶴未貽徐氏瑶琴禁樹棲鸞空詠義安錦帳游宦度年時悵關河之阻隔思君如日月託晝夜以還生東瀛將涸可知床半封壓北地常寒不用庭中取冷遂于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六日

終于陽羨私第越某月日葬于某阡祝英臺畔宜多隹婦之墳玉女潭邊即是其人之墓文褕應錫賚姑掩泉門華表待歸來相從地下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粵稽肇族厥惟營丘諫議持節名賢是求由漢迄唐世嬗彤騶開元詩體高超耿儔惟是孺人門閥蔚薈郗父陳思韞從阿大秀稱顧婦親即鮑妹鬱金成床迷迭結帶盤載纂組案據茶救綈書霞紅螺字刷綠以其餘技

時展玉局坐而談之有如姑媳乃持門户能欽尊章但咨傅母不杖小郎夜蚌作燭舂蠶着湯亦既辛苦名為糟糠有時灑室人歸自遠山畔賣珠市中鬻盌肉杏可食如棗纂纂纂牛衣雖單馬齒未晚何晤獻賦旋登皇闈買臣無婦相如有妻只嫌顑頷金門苦饑是以迎子徒勞驅馳河行亡梁陸驟匪輛甫盼三塗遽隔重壤塞北花飛江南草長子荆有詩亦復增伉金蝶閑壠銅棺掩墳離山埋日長蕩飄雲碣藉龜守泉從蟻分睠言誌之

以紹來聞

王給事孺人張氏墓誌銘

孺人張氏西安人其父興由大同來遷生孺人即以官郴州城守都司攜孺人郴州有年建歸道荆南會郃陽令給事王君知潛江有聲而亡其雌荆南道使君知孺人賢謂兩家同鄉請合好為婚姻孺人遂歸君時官居無廟見禮然猶奠菜扱地問尊章起居乃以不逮事老姑臨扱垂涕洟人稱賢焉既而君應取赴京

天子嘉之命給事門下隨以丁外艱西歸且承重先王母與孺人共執三年喪有年先是孺人夢姑來褰帷坐陽陽召孺人飲食而慰勞之言語于于醒而舉似君君大驚曰此真吾母容也至是孺人甫有身復夢姑來喜且慼不語時孺人已病咨嗟曰姑之喜以此身也其慼者豈以吾病有難言者耶既而産一子越七日孺人死死之日孺人所手藝秋花參差雜列于盆盎間者繞帷幔几榻扈扈然一夕死時康熙十九年九月一十三日

嗚呼孺人生二十二年而歸君一年還邵陽越二年而相繼服三年喪四年而生子以死死二年君始再赴京補給事門下乃始葬孺人而命予以銘銘曰

維時孺人少稟婉孌天連張姓地即秦産字秀于閨以範著壼雜弄文史并力組綄箱貯玉尺裙繫金翦雪桃洗膚雲葉作鬟有時敕厨用饋洗腆脩陳績筐羙淪黛椀乃随父宦日至柳池翡翠設屋鬱金裁帷傍神女山去司户祠秋採蕉實春銜荔枝雙角舊井誰設珠璣五

嶺荒服難以匹配用是有美獨居愆期詎謂鬱林載石歸來芙蓉之館瀟湘之臺乃停兩槳爰憩三湓所謂伊人在潛江水種花自娛揮絃而治黃鵠夜飛文雉朝逝用藉鳩媒申以鳥綵江妃有亭既名解珮君侯之堂可以燕喜擷芷于湘採蘭于澧何有何無以續以似如何冀州奏課稱神河陽縣令已為黃門青蒲未伏堊室以存解弘託疾杜遐辭還羅褓負土著敘枕薪獨念姑嫜與魂相親苴豆未獻脯醢攸陳誰思笑語難求生平孝

思所感寤寐以宣且慰且勞或感或忻舉貌審象如說
築焉何悟呱呱癸甲辛壬崙山化石鈎弋喪身從來良
婦本亦可悼奉倩神傷安仁詞妙況孺人者旣順且孝
長繫人懐不止婦貌缾墜豈挈釵折鮮耀埋玉塵坌置
鑑潫窨是以時易屢改燧燎擊缶無韻彈瑟有調尚繁
哀情如在初弔豈惟伉儷增重寡姚亦粤壼德歷久彌
劭最可憫者秉性明滌屏斥繁煒房布清格光垂九枝
芬藝五木瓢核茗檠雜列盤搨尤愛藝花作千種色紅

羅造亭青油立壁猊采駞褐鱗接揷堨戎王異名淨友殊殖不翅旖旎號十二客以故盤盎衆列紛藉欄忌風漂纖慮日炙當其花時紅紫黃白但有開落而無斷續雖極秋末霜降土圻猶然鞞蘇蓼蕙蘭菊一旦枯萎如彼殰殈草木有靈且為之惜天長地久此恨何極孫子荆文所為嘆息

故明特授游擊將軍道州守備列女沈氏雲英墓誌銘

夫騂騮牝壯必殊其馴健翡翠文質而被以雄雌故禮兵不同命諒無玆官揆奮無共功何有兼設況坤輿載物不麗日星陰教分儀判如水火其能範金鉸之鍼管用貯豐狐脫貝琢之裙刀以跨銅爵此高才之嬗也若宮中女隊從親報國軍前娘子為夫闔幕又至德之發也有明列女蕭山長巷里沈將軍雲英生于華閥長厥名閨弱體僅足以勝衣薄力較難于舉臼然而女紅則蜘蛛孫其巧貌素而芙蓉失其色其父昭武將軍諱至

緒辛未武中式進士初仕湖廣遂守道州崇禎之末流
寇東訌朝衝夏口暮逼營陽陳其蘖妖劘剥千里君至
緒誓師厲衆刑馬于塘陷勍摧堅磔鼠在道而天步少
窘王略中沮州伯望風而旗靡府軍彎月而矢盡君再
射裨將捐其大黄將殄渠魁縣諸小白而馬驚外埒身
殞中野元戎已殉千夫將亂于是列女束髮用胄覆羅
以韐刷金箱而斬秣溉黛椀以傳餐朱旗拭淚盡作臙
脂素鉞矢心勿縣巾幗乃率十餘騎奮呼突隍直趨賊

壘連斬卅寇頓鷲五校奪父骸于車上拔賊幟于帳中裙披馬腹浥似桃花齒嚙箭頭碎為菰葉歸而啟營示以再戰寇避其威立徙鄰郡湖撫王君聚奎以其事聞遽邀寵命故湖廣道州守備沈至緒力守營陽臨陣却敵斬殺過當佻身授命生為長城死作國殤其贈至緒昭武將軍賜祠麻灘驛春秋祀之有女雲英閨房之秀奮其弱臂以呼殘衆求屍殺寇不用城頹誓命哭父如浮江出大復讎以報親肆弭亂以衛國殲敵全軍保疆

恢境其授雲英游擊將軍仍代其父湖廣道州守備領其軍當斯時睢陽之死可以遏寇龐氏之車又足報怨建降異數國有同德爾乃踰城荀灌小女救父抽刀謝藴為夫殺賊自逾壽陽孟妃之能竟攖内史陸妻之苦會其夫賈萬策四川人故閣部督師標大勦營都司鎮守荊州南門賊陷荊州賈亦遇害因哭辭詔命領軍俟代雖身統士卒亦逮三月然而我師早敗不免司徒有夫繼傷誰呼督護不喜貔貅萬隊受君新策惟願明馳

千里還兒故鄉乃乞卸巾鞲始扶櫬櫝舍厥丹旆張兹白旐因葬親于原阡旋瘞形于漆室而饑無朝爨採著為難寒鮮時衣賣珠不足于時傭書族里筆落簪花課塾閭門書垂帶草摹李衛之妙楷進鼂君而授經旣缺班氏青藜之假終鮮韋母絳幔之設乃以赤祀壯月小疾長畢年三十八葬于龕山昔者忠孝義烈定為綴詞中外武文亦需揚誨將軍于父為孝于國為忠于夫為節于身為貞此為女德又擅婦訓文能傳經武足勘亂

而猶不得援故典託微文導淑施于既往揚清芬于後
來匪惟舊史之缺遺抑亦學人之寡陋也西河毛甡有
友沈兆陽名士也為將軍族人曾從將軍受春秋胡氏
傳以為術也將軍從弟婦甡姪也乃屬予為誄并句作
誌而系之以銘其文曰
猗歟將軍世顯名材九葉冠緌工居豸臺㬎考棄繻為
趫關魁拔于樞曹智計以開少閑豹韜生實龍媒諳關
請纓和門授裁棼棼饑冠時為盜階初折其桿冀梗于

野繼抽櫪櫨思以擣舍若火薰穴翻壺之瀉不思撲滅乃半天下由陝及湖延蔓雍豫誰鎮江漢可無南顧懿爾顯考雄略有素羣推出守營陽之路維兹營陽為楚南服陶侃屏蕃周郎都督結艾為門伐材作輻外整牙關内安部曲不悟寇來如蟻如蝟噆血盈囊春肝溢碓公乃奮武襲其不備殺伐衆醜漸殪厥帥醜衆他顧擬于此棄次日戴胄當門而出維兹志士激于攻殺吳戈倒揮秦弓逆折左驂受蹶右馬被刺高天滄茫平原超

忽身委泥沙首受箭栝維玆將軍實維嬌女意慵比雲
眉淡如雨好弄書翰閒習組纂何謂有美亦諳韜武如
彼荆珍既柔且栗如彼湘草有靡其莖乃砥其矢乃蒻
其馬束髮誓師哭于戲下左垂燕箙右把蛇戟介服帥
師哭于門側選騎勿多利在赴敵以此一二抵彼千百
突如奔流矯羨飛翮賊方飲樂中賊之隙春虹走馬秋
雨垂鏑斫斾用刀裹屍以革賊佔女鋒人駭兵色攻殺
爭先三十餘馘鬬營旋旅衆皆感激昔也觀公今也觀

女灼灼紅顔為千人主賊始驚顧旋乃猶豫莫測所由
棄之而去自兹營陽藉女少休何謂夫子復喪荆州父
夫死國亦又何求擐甲羅氏無兒可留上書陸婦難殲
夫雠捋其指筈以解臂韝燕嘻還越狐死首丘長此鬼
雄曜靈河洲為厲殺賊方神且遒雖明天子降以殊恩
既榮死亡亦賚生存自昔閨中鮮牙其門維兹嬌女乃
稱將軍死不敢受歸諸丘樊方賊小蠢藐焉窮梟以沸
以揚國為之搓拖紳戴弁經營滿朝誰能摩厲有如此

嬌貧拾蓮笛寒披女蘿經傳狩麟書成換鵝交交黄鳥
亦集于柯人苟可贖遑知其他
西河集卷九十七

西河集卷九十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誌銘八

敕封邑大夫劉侯德配葛孺人墓誌銘

邑大夫劉侯將之官別予京師詢邑中利害事惟審且言先王父曾以尚書郎榷使北新浙舊游地也太孺人扶侍久將賦東征而孺人之御潘輿者鶩鬙鎵以從惟恐水程

日不給不受餞去既而鄉胥來京稱大夫到官栟車者以道庫殯于官舍則孺人也邑之德大夫者徒跣而將事其子婦裂帛且接踵至予私為拊額以為大夫裁下車即已感人若此越三年予請急歸而孺人帷輤還廣川又一年將殯于舊宫之傍而誌以石予惟上古首婦教房中鼓瑟每播之邦國西京以還尚有述閨中遺跡申以頌詞如劉更生父子者故東京毋儀獨冠前代而國史亦遂起例作傳傳列女布之稭氏何則陰治者陽治之佐必曰内言不

使出徒拘語也今則宮闈乏女史前代后妃既眇無媵
懿而稽之民間節孝終歳所上自成弘以前尚載實錄
而既則列氏焉耳又既則氏且不列但曰某歳所上合
若干焉耳而于是閨中之跡即名氏且不得傳況其他
矣令孺人顯德既以彰彰即微屬猶將誦之而大夫不
以予不文屬使書石予何敢辭獨是大夫所為狀情文
甚備略不能損加于其際徒飾靡言無所用猶憶大夫
自言曰予之不能已于孺人者無他孺人以名家息女

來為嗣室先之者曹孺人也曹孺人以名家子婉娩有則而孺人繼之相形之際每易軒輊且曹孺人已有子及晬而孺人哺乳以息女而婦而母迄于今孺人舉子三合得四子而家之人不知孺人之非曹孺人也曹孺人之子不知已非孺人子也孺人本弱質首不勝髽乃甫殯而遭先王父觀察公喪邑社車乘經紀走趨者填衢巷加之四方會弔日饟食贈珮無暇而儒人身承之至先大夫內翰公相繼喪葬自元頳呼復以迄絙窆一

切苦草中所不能顧者悉責之孺人孺人哀毀之餘持簿算典管鑰出內伺倥偬稍間猶必日三詣慈闈慰問無恙往往升粉揄脂膏跪起佐餕使尊章在堂必忘其傢慼而後以已也乃水陸扶伺間關數千里一如太孺人之扶侍吾太恭人者而盡瘁以死哀哉當孺人病時値大夫行車至鄞去縣四百里而遥家人謀追還孺人急止之曰公家事未了何有婦病且徒亂人意無益所不能即瞑者以未獲終事吾太孺人耳其明于大體如

此狀有曰孺人授室後善典家政雖室老歷練皆遜出孺人下一切組紃修洗晨昏寒暖能先志承意佐大夫所不逮處妯娌若姊姒教子女以禮御下寛嚴不相過無少長咸愜愜滿願去其事大夫能順正不妒如是可以佐外治矣孺人以康熙二十二年閏月十三日卒距生順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得年二十有八子四長宜振曹孺人所出也次麟振又次儒振又次名振皆孺人出而曹孺人所出者聘戶部員外郎李公諱孔嘉姪

湖廣衡州府通判諱廷亮女孺人所出則長者聘內府中書科中書蘇公諱俊女次聘候選同知申公諱元翰女餘幼未聘女一孺人出則許字提督浙江通省學政按察司僉事張公諱衡之子拔貢生諱澧子系曰孺人氏葛直隸景州望族庚午科舉人拔苑公諱上林女孫也父本初公諱潔以廩生早世拔苑公憐女孫之孤大為治奩具而孺人却之其言婉而正見狀中乃為詞曰猗矣梱德堪君子齊不厭華燭為之嗣曦方衛叔寶遺

冰清姿山簡雖傲重為妻之乃者持介屏飾以造鹿車來歸有似桓鮑獨憐少姱頓責慈母結綳翦髪不異哺乳以是條發四衢一树彼繩繩者惟君子女況兼明哲相夫有光尹姞而降斯為令望既閑洗腆爰修烝嘗不止饋祀勩于喪葬所幸君子為百里后佐之陰教比諸室友先人舊游有丹陽郴大家東征用是以賦何期扶侍脱簪鬻鐻舟車間關筋力以罷下車之雨甫霑其旂四境裂帛如喪厥妣君子清節斯世罕希然而偯者必

歸中治代之彤史內德不紀煌煌懿行曷敢或遺頃還
輀軸于廣川涘隹城鬱鬱有椐有杞爰為闢之磏石載
事金釭熒熒銅梡泚泚其石可泐其德不劘

徐徵君墓誌銘

君諱芳聲字徽之天啓丁卯與父晉台公諱明徵者同
時舉鄉試主者斥君取晉台公卷為書經冠晉台公曰
吾冠一經無所媿所特媿者吾兒耳當是時君甫弱冠
自學使君下凡大小試必第一四方人至蕭山無遠近

必挾刺至君門其投刺必先君然後及君父與弟而蕭山人偶出境有問名者自君外無他及太倉張溥集天下有名士為一社至東浙每不愜已而得君名大喜指示衆曰此蕭山徐徽之也長洲楊廷樞金壇周鍾嘗選天下社文不得君文不敢選松江陳子龍為郡推官將入境即以札授君邀一相見其他仕紹者如無錫王孫蘭宜興蔣星煒華亭錢世貴金壇周銓皆造請每見忘主客禮且亦不辨其官此土也君每出市市中人聚觀

嘖嘖偶與人語聽者皆屏息耳可察蚉蝱聲顧君語不輕出出必中倫脊有條有窾既已會古今切理絡乃從容抑揚而出之巨如挺洪鐘而細若抽繭有叩必應無跲躓無嗥嗄咽嗢環而聽等之觀場惟恐其盡同時出門者鮮與偕即偕亦鮮與肩併步履卓犖顧盼端且肅所過處人各自視若形穢惟同里翁德洪才地頗相似而儀類略等每與行人謂之雙璧即君亦惟與德洪親好與之行山陰劉先生講學得君兄弟喜曰吾見二程

矣其同時學人首推張巋黄宗羲及君兄弟而四顧嶯山之學合婺源姚江不名一氏而君與君弟則專主朱氏守朱氏章句不輟崇禎十七年闖賊陷京師君帥諸同學哭孔氏廟三日既而隱潘山稱潘山野人闔土室不預世事遇親朋死喪輒出弔慶則否嘗曰讀書貴有用痛已具經濟才不之試當以言壇後因著兵農禮樂諸有用書而尤詳于兵嘗輯兵書數十卷自運籌指顧以及制械造器開心設竈諸所有無不簡覈以闢從前

之虚言兵者嘉興徐仲威鄉試赴三塲慮策及兵事夢關忠義謂之曰蕭山徐生善言兵爾盍師之醒而矍然以為蕭山徐生向于講次曾見之此朱子儒也未聞其知兵也及至蕭山見君與言兵大驚向所見者君弟耳因述忠義語請師君君亦以忠義語有感授之盡他人雖勤請勿授也君初與翁德洪蔡仲光何之杰張杉友善及德洪以義死同邑毛甡周晉民每過君君善之作忘年交甡善音律嘗就君講五音七始九聲十二律之學

歷十晝夜大有契既後甡受聘應制科君留甡不得乃為文一篇授甡寓切劘之意甡佩之至都都人士問君者踵至嘗謁益都相公于私宅之後堂升階見左廂朱扉大書蕭山徐芳聲字徽之蔡仲光字子伯十四字于扉中會

天子惻復西南疆大赦詔徵天下山林隱逸之士侍讀湯斌侍講施閏章各以君名薦之益都相公益都相公將上之適部頒舉例當由外入責之郡縣官蕭山知縣

姚文熊益都相公所取士也公特發書幣遣文熊親造請到門而君與仲光竝却之乃已既而君卒君高祖母李氏節婦也已建坊旌門名所居里曰貞節里君臨訣嘆曰吾得卒于貞節里幸矣時康熙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享年八十有四以是年八月十九日葬于湘湖之井山隖會毛甡歸里君二子請誌墓不敢辭君娶陳氏繼顧氏皆無子最後納側室高氏朱氏生三子高所出者長安仁娶蔡氏太學生紹榮君女次利仁娶陳氏本

學生員景文君女又次志仁係朱出未聘女三長適候選布政司經歷吴任聖陳出次適仁和學生員何任炎即伯興季子次適山陰太學生金㸂高出銘曰

君志在百世名在四海而歿而藏于一抔大之經術小之文字俱未之試而奄然于故丘後之人多下馬酹酒者而吾獨掛劒而為之泪流曰此貞節里中人也而他又何求

吴文學暨烈婦戴氏合葬墓誌銘

吴與戴望族而為婚姻吴氏有子四歲讀通鑑括錄數過成誦五歲能論列代史興亡治忽并人物臧否七歲通詩書易春秋左氏傳國策史記漢書及諸子之名者八歲習舉文九歲應試家人抱納之辰授題巳即繳卷提學使憐其幼曰是能勝衣巾乎待之次年再試文益工遂補錢塘學生員當是時吴氏子聲藉甚目為聖童且曰此非天所錫不至此因名錫字天與而比隣戴氏女十歲矣父死女哭泣過哀幾失明鄉中人以孝女呼

之曰孝女不當為聖童配耶因聘焉十六歲合巹十七歲病先是天與十五歲試于鄉以斥落憤懣倣李賀送沈亞之下第詩以見志至是年十八偕其弟鑰同赴甲子秋鄉試天與既自負弟亦年少相繼起以為必得乃竝就斥落則益憤吟孟郊再下第詩一夕九起嗟句曰吾何用起矣晝負枕臥書空百餘字或强飲醇酒不自適慷慨既而屏舉文鍵其户出所讀漢魏古文賦兀坐矻矻又所居山齋過寂僻朝暮林莽多草木蒿弇之氣

浸淫薄蝕遂致病越三年病劇死當天與病時戴侍湯
藥不稅衣賣所飾珥環祈佛禮斗籙冀以少濟知不治
請死天與前天與曰吾未死而汝先死以待之是以死
促我也戴泣而止至是天與將屬纊呼弟錀曰吾察汝
嫂將必死我死囑家人伺之脫必不可奪則聽之耳天
與死戴果泣不止以首觸柩碎首血被面家人環伺之
絞以巾刺以裙刀凡求死者七最後仰金不得死母慰
之曰兒素以孝稱今母在兒死何也曰兒在家死父令

死夫命也兒不孝兒不能復事母矣乃竊壞玻璃乳缾吞其靡斷腸嘔碧血數升死距天與死時凡四十二日令喪家所稱六七辰者鄉人趙佩等五十八人與杭州府仁和錢塘二縣三學生員王大成等四十五人齊詣府縣公揭舉烈婦府縣以其揭上之督撫及提學諸使督撫提學諸使復下之布按及府縣取給并事實題旌建坊而以吴戴籍新安由世業鹽筴來杭杭之商籍自新安者合紳士楊大生等一百人復舉之廵鹽御史咨

請會題而先給榜額懸其門且捐金辦物親為文祭于柩堂其親黨同籍復合錢搆祠于西湖葛洪嶺之陽而以次年巳巳四月四日卜葬于祠側使來請銘予聞自昔言婦道者曰從一而終又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然亦言從一言不改巳耳未聞其以死也即或不得巳有奪之有侵且辱之則必矢死以明其靡他然亦矢志則然或不必即死即死亦先示以死或戳鼻或務面或斷臂割髮不必其竟死也乃未嘗奪之而矢死矢死而必

于死且必于竟死無乃太過然而自陶唐以後趙宋以前凡忠臣孝子弟弟信友往往為非常之行過情之舉以徑行其志進無所顧退無所忌無一不與烈婦之所為相為合符夷之遵父伊之見祖王子之致身泰伯虞仲之讓弟左桃羊角哀之死友皆是也自不偏之說起審身度物動多絜量左顧右盼惟恐或過于是以伯奇為從親豫讓為任俠霍子孟為不學田叔都鄧攸為畸行郅君章荀巨伯為輕于殉友以致忠孝廉節舉足有

礙雖以二宋之慘烈君亡國破而講學之徒無一人為之死者幸而其說不及于閨中耳予少入鄉學學師說孝行埋兒刻母不一而足初聞之惕然既而慨然又既而中心怦怦以為世固有至行如是者吾何為不然歸而述其語遍告家人至有語及而頫戟言未畢而淚巳傾者而先教諭凡講學日久聞予言而惡之謂少年誤學是非正行不足道埋兒斷嗣出妻傷恩刻木虐隣臥冰毀性凡有一于此即為不孝而況從彙之示覩有明

之功令予傷生滅性刲體廬墓得加以罪而子方奉為至行過矣予聞之爽然而失隤然而自廢迄于今五十餘年卒不得為孝子為弟弟者一言之誤也觀烈婦所為可以返已天與以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卒而烈婦即以是年三月二十四日殉之皆享年二十有二天與之父序中君嘗謂人曰烈婦十六歲而歸吾子二十二死吾樂有子者十六年其樂有子婦裁六年耳乃吾子以二月死而烈婦之死以三月三月以前吾痛吾

子三月以後吾痛吾媳是吾痛子祗一月而痛烈婦者
且終身也又曰烈婦每求死則每救之然而多一救則
多一苦至苦極而罔救矣哀哉乃合為銘銘曰
初謂孝女可配聖童詎意修文之婦而竟以烈終其生
同歲其死時又同令又同穴曰惟一之從葛山之麓西
泠之東中有塚焉樹之以梓桐惟鴛鴦栖之以雌以雄
其朝夕相隨翺翔乎西東者或分而合或違而從所不
可分違者惟塚中

駱明府倪孺人合葬墓誌銘

君駱姓諱復旦字叔夏山陰人義烏駱賓王後也九歲能文里師疑其偽面試之題曰因不失其親君開比謂論交者不爭一日而爭百年答比則又謂論交者不爭百年而仍爭一日時大奇之順治四年府縣牒諸生不肯赴督學試者君名在牒中出試取第一會明年

南郊禮成奉

太祖高皇帝配祀

覃恩敕府縣各拔貢一名督學以君應辛卯
廷試取上上卷授推官君遽歸不受甲午新例改知縣
乙未赴都
世祖章皇帝復命試身言書判且分州縣爲上中下凡
兩事入一等者授大縣君四事俱一等
上悅引見太和殿
賜茶
賜宴

賜爪立授陜西三原縣知縣三原本繁劇而君以安静
治之貧若不取民一錢日與薦紳諸生為文字交講道
論德而諸務畢理直指嘉其能薦第一令兼攝涇陽藍
田諸縣當是時君有太夫人孀居生君甫五月而孤寢
荼茹蘖若干年思以糈升斗稍裕晨夕而其食貧者如
故也君每入長跽㲉悚伺太夫人意太夫人意安之甞
曰有子為清白吏足矣以故君在署與家居時無以異
會三原有奪水利者君峻却其賂不聽奪而巡撫反之

謂奪之是并奪縣印覆帖後巡按以聞
上乃逮撫并及君部讞坐撫罪與君無涉然終以君受
脅故革職先是君被逮三原民遮留不得爭進米肉奉
養太夫人于署而涇陽藍田佐之至是君還將奉太夫
人南歸而太夫人以病死太守胡君倡同官治裝各捐
俸而三原涇陽藍田三縣民設鍩于五達任寡多投錢
合三百萬以餉君君取三之一為輂櫝具就道而三縣
民復負戴牽引送君出潼關返康熙二年君服闋太宰

孫君疏君冤請還君官政府初難之既而察君果無罪議復職補江西崇仁縣知縣君至招羣盜散之務與民休息一切詞訟不為理獨募修城郭創復縣治堂并官廨書院與邑之亭障橋道有關繫者巡撫董君薦第一値撫州新知府至議增解餉費每兩五分先置酒壽諸邑諸邑唯唯惟君持不可中酒出遂以逋賦陷君獄八年已酉遇

恩詔赦免獨其所逋賦出君獄三日責令償君自顧無

一錢請再入獄而民爭輸金五日報完當是時民以赦君故相慶各買酒飲酤每觔增值錢一文人謂之駱公酒云十七年

上開制科副使許君以君薦巡撫已彚疏將入奏而君力辭之越七年卒君生而俊挺儀狀卓犖目光如流星每顧盻輒閃閃動左右語言歷落善辨縱譚古今事聽者辟易每讌會遥見君至軒軒如會稽王來爭避席踧踖當宋愁閴寂時與君對輒如十百人充閭氣頓熱爀

爔然所謂一人隱數人者顧性忼慨喜友朋少讀李膺
郭泰傳即慕效自喜越中當順治初年好為文社每會
集八縣合百餘人鐘鼓絲竹君必為領袖進退人物人
物亦聽其進退不之難嘗同會稽姜承烈徐允定蕭山
毛甡赴十郡大社連舟數百艘集于嘉興之南湖太倉
吳偉業長洲宋德宜實顧吳縣沈世奕彭瓏尤侗華亭
徐致遠吳江計東宜興黄永鄒祗謨無錫顧宸崑山徐
乾學嘉興朱茂晭彝尊嘉善曹爾堪德清章金牧金范

杭州陸圻爭于稠人中覓叔夜既得叔夜則環而拜之
越三日乃歃血定交去配倪氏
封孺人婉娩相助為理方君知崇仁時有老舉人逋賦
粥其孫以償孺人聞之惻然請出巳釵鈿代償其逋及
君罹于理孺人慮不測則太夫人苦節將終不得聞急
遣僕遍告君執友并門生之巳仕者揭之兩大中丞范
君特疏
題請奉

俞旨給銀建坊其中申請反駁諸貴皆孺人倩親友償之君不知也生平好佛自奉儉茹素弟積所有餘行施捨事至于君結客門外屨滿則太夫人與孺人皆能茔薦截髮以成之可謂賢已君生于天啟壬戌卒于康熙乙丑享年六十四孺人少君一歲而先君死生于癸亥卒于庚申享年五十八男二長彥驤邑廩生娶詹事府少詹事禮部右侍郎印趨丁公孫女户部主事伯弦公女次彥驄國子生娶庚子科舉人候選知縣子卿王公

女女一適湖廣湘陰縣知縣栩巖史公子國子生璣皆孺人出孫男一士濴彦驄出君長于詩文所著有溪山别業詩集山雨樓集駱叔夜詩集其詩朗雋落筆有才氣博大而卓犖越中為詩者未有及也初予與君同被薦而予獨赴京聞孺人之死馳弔之既而君以遊山東便道來京予與之盤桓且賦詩送之曁予請急歸而君已死越二年二子驤驄將合塟君與孺人于故阡之傍來請銘予何忍不銘銘曰

以君之才得

主知而不為世知以君之治兩見之劇邑而不能竟其施君之性情在友朋而交遊結納遍于海涯君之學問偶形之文字而謳吟詠嘆為之而不盡其詞所可恃者涇河之碣灞滻之石與汝水之碑雖復琴臺寂寂其合祔者猶得曰民之父母于斯唱隨誰謂廉吏可為也而不可為

吏部進士候補内閣中書王君墓誌銘

君以康熈巳酉舉于鄉庚戌成進士是年即考授內閣中書舍人不即補歸而家居越二十年死死時其子壇以西山之麓君甞徘徊焉顧而樂之將以其地為瑕丘而以予密友知君恐一旦還京朝不能待誰則能傳君者因再拜涕泣請予為銘予思君舉鄉時君之子壇同入試人疑壇中式而不疑為君暨壇以辛酉副榜貢于廷領八旂教習者三年考授縣職令其歸又四年所矣君尚以吏部進士棲遲家庭間不少動其澹于仕宦如

此前此予在京值
王師平滇黔西南再闢
朝廷受其俘獻之
九廟頒赦于天安門外凡
覃恩所及中外見任官均有
貤錫即未任者許援例納粟請
誥敕而君以例請予難之曰君仕自有在何難延一命需之異日而遽出于此君堅請不輟當是時君益自分

以家居老矣然又恐失時不為將過此以往不再遇稽
先人
贈典不孝雖後悔亦何及因汲汲于此乃既膺
錫命而即以鄉人之請捧牒迎贈君尸木祠諸黌宮使
春秋有司例享之以上躋于邦賢之列抑何豫與君賦
性遲重深醇簡慎言詞不妄發不為已甚毋務為新奇
可喜之行初若悶悶焉無所短長而既而思之未嘗先
人然爭先者無以過雖重緩究未嘗以重緩敗事凡機

事之來必鎮定有先見從容暇豫初若無可恃人卒以此恃之顧尤惇倫類族饒仕宦一門郡從多以意氣相矜高君處之泊然嘗以立家廟鳩工庀材君力任其事自始至終雖盡瘁不以已遇邑有大事水旱修築君素不欲先人者獨挺身先之其教子弟以身授不動容色慈逾于嚴而子弟之速化者纍纍生徒負笈如坐春風中善飲顧不喜豪飲每飲少年任氣者舉觶揚斗翻鉼甕讙譟霑灑狼籍君未嘗不飲飲不三五啐不釂釂而

繼進不三五謝不受受不三五舉不及昏及他人以醉去或歌或側而君從容踞席飲未艾也君生平以文章名少與予同硯游于先教諭之門先教諭每課文日三義見燭炇其文擇其不完者黜之預儲從人之給寫者而寫其完文以進緘名坐中庭黜閱閱竟甲乙之錄簿然後遣都講開緘而第其有名者于是榜于庭鱗次給筆札受獎若大試然當是時惟君多第甲不乙孝廉韓君者次之若任君廷尉則甲乙半予則乙九而甲一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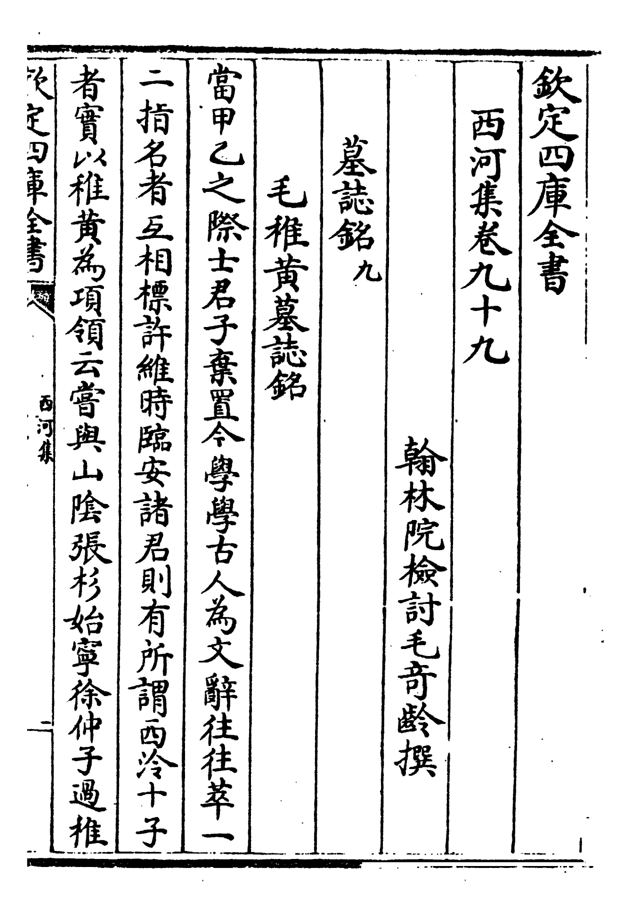
赴試而君果以第一為諸生𩔖于庠每歲類必高等甞謂詩文不一規而少學之人隨時轉圜初奉唐明為指歸而既而厭之于是有創為宋元之學者舉凡宋元之哆形穢貌噭嘷不堪者而反襲之為金科全失三百以來温柔敦厚之旨因選漢魏六季而唐而宋而元而明諸詩取其可法者彙錄之共四十卷名古今詩統復集諸古文將比其例為文統不就卒時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距生萬歷四十六年十二月八日享年七

十有一以康熙二十年
覃恩敕授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娶蔡氏處士敬雲公
女
敕贈孺人生一子即壇也繼娶來氏前福建布政司使
馬湖公孫女
敕封孺人生四子曰圻曰墯曰垣曰垍壇以副榜貢生
正藍旗教習考授知縣娶蔡氏庠生大敬公女君與大
敬為密友大敬死君為經紀其喪事與都尉趙君檢討

毛君請之督學使迎其主入鄉賢祠繼娶丁氏見任廣西南寧府經歷亮生公女圻庠生聘蔡氏候選州同德輝公女壇聘夏氏前吉水知縣梅梁公孫女庠生寅公公女垣聘吳氏候選布政司經歷以重公孫女廩生仲榮公女堉未聘女二俱來出長許字廩生征吉吳公子次未許字孫二長仲旦次仲華未聘女孫四長許字陝西鳳翔府知府起莘丁公曾孫庠生天叙公子次許字太學生公協傅公子次許字庠生廣榮陸公子次未許

字俱壇出乃為系曰君諱先吉字枚臣别字毅菴王其
姓也因為之銘其詞曰
江東舊閥首推烏衣况嬗駿譽青箱是期誰謂蓮轄沙
行需遲安徐静重乃德之基所惜晚達緩于從時衣沾
豹霧書留鳳池有經可授有文可貽孝友婣睦鄉評庶
幾彼丹文者千秋之碑只憐械書用乙者辭

西河集卷九十八



西河集卷九十九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誌銘九

毛稚黄墓誌銘

當甲乙之際士君子棄置令學學古人為文辭往往萃一二指名者互相標許維時臨安諸君則有所謂西泠十子者實以稚黄為項領云嘗與山陰張杉始寧徐仲子過稚

黃與論古韻不合座客陸圻西泠十子之一也嘿而視不
置臧否仲子曰景宣寧獨無一言乎曰二毛難降予之所
以不禽也葢戲以兩人為不相下矣及予官京師高陽相
公迎詢曰聞君有難兄稱大小毛子今安在意謂先教諭
也予以稚黃對相公曰非三毛乎時嚴州毛會侯以推官
改祥符令薦京師工古今學京師為之語曰浙中三毛東
南文豪則又以稚黃與予及會侯而三也予既謝不敏然
私念會侯與予以被薦名京師而稚黃家居尚為人稱道如

是暨予請假歸會會侯來臨安按察佟公遣兩公子擇良日請召賓客治巨艦于湖延予三人坐上坐而稚黄以年長祭酒當是時四方賓客在坐者多請教稚黄稚黄各有以應之既而稚黄死會侯哭曰三毛已亡其一矣康熙庚午八月日孝子熊臣等將卜葬于西湖青石橋先塋之傍扶服請銘予考毛氏譜大抵汴宋以前無二族而予族以南還後徙居餘姚謂之浙東毛氏惟君與會侯俱居浙西而君自為族其族譜為君所自著可

信自宣和御史扈蹕而南九傳入明有平易公者其兄鳳儀公舉洪武鄉試官教諭平易公再傳至孟遠公其弟竹軒公舉景泰鄉試官南安府知府孟遠公四傳至繼齋公則君父也君祖慎齋公篤行而君父繼之號繼齋生君時母許夢虎登于牀占之者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是兒後以文顯乎君六歲能辯四聲八歲能詩十歲能屬文十八歲著白榆堂詩鏤之版華亭陳子龍爲紹興推官見而咨嗟於其赴行省特諸君君感其知已

師之時復有歒景樓詩質子龍子龍為之序後因過紹興謁子龍官署會山陰劉中丞講學于蕺山之麓君執贄問性命之學當是時君方棄舉義與諸子賦詩談道而專于力行事父母色養遇父母有疾告廟請代居喪盡禮一切凶功皆身自歷之臨饗祀以誠禁日雖遠歲必衣幍其于從父昆弟及族黨親里雖葭莩皆以厚遇之甞賣所居屋償責忽念女兄與其夫未葬出所賣屋金營葬事或難之君曰假使女兄為兄者則此賣屋金

固均有也區區營塋事而又何有康熙癸亥浙撫王君修通志請召諸名士句以屬筆次及君君所登載必擇忠孝節義事及乙丑繼撫趙君每月朔望講學明倫堂令三學司教咨請德望素聞者司教以君應君力辭之不獲曰昔子夏設教于西河使人疑其似夫子而曾子責之今東臯張先生吾師也吾敢背吾師以膺此任卒不就其慎如此君作詩以大雅為主文不一格自兩漢以曁唐宋皆有之至于辨析則反覆侃侃必本經術往

有鄭玄王肅之概嘗曰文須具根柢根柢者如草木之
有根荄也然而根柢無他誠厚虛靜而已矣誠通天心
厚養元氣虛則受益靜乃生慧誠厚虛靜四字當記文
章本根端在乎是每自頌之為作文箴云君自執贄戠
山後即有志聖學始嘗傍覽二氏書久之以其說濫漫
棄去究觀有宋諸儒習語取其有裨實行者題曰鍼心
慎鈔蓋以自為鍼砭也其論學以宋儒為歸獨大學格
物則專主去欲謂欲去則理存所謂閑邪而存誠克已

則復禮也大學首功莫大乎是且朱子註首節亦曰物欲所蔽又曰無一毫人欲之私是亦未嘗不以去欲為首功人顧不察耳嘗以斯旨與學者往復辨難約數千萬言觀者嘆伏顧生平好談韻學著韻學指歸以為字有聲有音有韻而韻為尤要顧韻有六條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斂脣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口又撰唐韻四聲表及詞韻南曲韻諸書其大指與柴氏韻通顧氏韻正相表裏其他所著有思古堂集臣林巽書螺

峰詵錄毛馳黃集小匡文鈔聖學真語格物問答東苑
文鈔東苑詩鈔藥雲集晚唱詩辨坻韻白鷺情集選塡
詞名解諸書皆鏤版行世其未鏤者存于家君少無宦
情後以父命為諸生及父歿仍棄如故顧有奇疾夏月
衣重裘如五石匏首戴幘數重疊蓐三十層于牀上干
覆斗而偃其中聲息嘓嘓然每呼人則以手擊檻然窣
不死後忽得脾疾自夏六月至十月不起君初名先舒
字稚黃錢唐人既而名駿為仁和諸生更字馳黃娶胡

氏副娶王氏曹氏朱氏子三長熊臣次鳩臣次豹臣皆曹出女三長適徐鄰即世臣仲子也胡出次殤次適金大章王出君生于泰昌元年十月十五日寅時卒于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初五日子時享年六十有九乃為銘曰

浙之東西有三毛生比諸管邴以君首龍惟臨安初士煩于林後逮苓落徒存典型乃復棄此何用為情所賴力學格致說精生平著書且不一名嗣子克衍既而振

振夜臺無燭亦可以瞑生不滿百三二而羸相去何幾而猶涕零南山之石原非堅貞所不磨者第視此銘顧為銘者三人中人

誥授嘉議大夫布政使司參政趙君暨

誥封許恭人合塟墓誌銘

故嘉議大夫陝西督糧道布政使司參政趙君請疾歸杭州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十一月七日卒于家距生明萬歷癸丑享年七十七孝子承横等稽首請銘先是君

配許恭人以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四月十一日巳先君卒于長沙官舍距生甲寅歲減君年一稔曾謁予宗仲知祥符縣事際可誌其文柩堂未書丹也至是謀合壙而並請予銘刻于石君諱廷標字叔文少就試于兩浙提學副使黎君補諸生值父光祿公卒于官君丁年走京師持父喪歸錢唐

大清興

世祖章皇帝建年之三

詔選天下奇才異能者授府縣官君鄉貢應
詔除福建汀州府永定縣知縣縣久數賊又天下初定
甌越疆新開居民易𠙖䚪爲奸君嬰城一年府例頒春
將迎之東郊守者難之君覆甲隍閘而集諸耆老率兒
童伎樂張綵設仗闞闉都以迎賊不疑有備羣趨之覆
起掩殺撤環數十里會學使行部君復樹新志前導獵
獵出郭迎學使賊皇惑不知所爲相視不敢前已而散
去遷湖廣衡州府同知至則知府通判推官皆以事去

君攝府廳事湖南烽火接嶺徼當獻賊草殺後齒膏原野君設法捄郵外扞逋寇而内養遺孑如是有年會閣臣洪公經略五省駐節長衡間諮詢文武有用之士督撫以君應薦第一時賊衆距武岡州踰十萬寶慶告急遷君長寶分守道開牙寶慶會文武將帥多不和君極力救解不得適君以事還衡州寶慶陷君遂落職

今天子御極

王師平西南經略洪君請君從康熙辛丑奉

簡命兵備安普撫爨僰諸蠻而寧州彌勒州各土官誘諸蠻反征蠻軍四出請君監軍君決策行間復故時維摩地安慰巴盤八甸間諸蠻以寧進布政司參議管通省驛鹽事無何調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廣肇南韶道安普民曁盤州西堡諸蠻塹其路發巨石塞君所出城闉曰願留君勿以君行君慰諭之去會川湖兩廣八排嶺大讞未決君臨界會折定爰書具題彌月事竣連州冠起鎮臣失勦捕方略以委之君諸冠聞君至即就撫

督撫嘉其績方會題間以憂去服闋補長沙驛鹽道當是時長沙陷賊久甫及恢復而
王師進展龍關軍書旁午一切芻茭械杖舟師笮役征繇去來者絡繹于路君砥力給辦不誤晷刻而民之被調者不致流散然而心力竭矣時滿學士暨兵部督捕侍郎董餫湖南薦君能使併理糧儲道事會湘東有司催科亟激變廵撫韓君四顧曰事棘矣此非趙副使往不可謂君曰湖南民望君如慈父母久矣忍不一行慰

斯民心乎君曰諾遂乘一騾戴星往民望見君皆投竿涕泣訴悔罪狀君散遣之返乃大修嶽麓書院營堂室市田蓄廩米使諸生讀書其中湖南文教為之一開自
皇上踐阼早為監司歷西南烽火二十八年中間兩攝司事而未即于真每調劑闕乏卹荒補災籌軍政所需而計其羸絀雖兵興之際所至無爭取功而轉饟不絕軍賴以振乃三遷監司未經大用而遽至于病康熙戊辰遷布政司參政督陝西糧儲道事君聞報以病牒上

九郡耆幼爭先詣督撫軍門投牒請留會武昌兵變羽書來湘潭君强起視事晝課儲偫夜巡警以防竊發如是者累月而病愈甚乃匄督撫請于

朝疏未及覆遽去時戊辰冬月明年春抵家病不起君趙姓世居餘姚高祖登由餘姚遷錢唐以舉人官陝西興安州知州授奉政大夫曾祖琪光祿寺大官署正封承德郎祖鈺龍驤衛經歷授徵仕郎父維清光祿寺丞授文林郎累贈中憲大夫湖南按察司副使母金氏累

贈恭人繼母張氏累封太恭人凡弟七長廷樞廣東高雷廉總兵官都督僉事次廷機江南泗州都司僉書授明遠將軍次即君也次廷楨江南鎮江府知府次廷柱湖廣沔陽州同知殉難鄖襄贈參政大夫又次廷相陜西甘肅鎮右營游擊將軍又次廷林四川江安縣知縣配許氏封恭人恭人者東安望姓以高祖官蘭谿知縣遷杭州曾祖應亨刑部員外郎祖仲譽山東鹽運司同知父文胄福建泰寧縣知縣皆以甲科世其家明萬歷

閭君父光祿公入成均與泰寧公為同舍生友愛願以子女為婚姻恭人年十六歸君既隨君赴永定任值賊圍城城外火光燭官廨矢集于障侍婢皆失色君入室恭人正容謂君曰妾之殉君猶君之殉國也即城破引案間佩刀曰吾了于此誓不以此軀剸賊刃矣益堅君志也先是恭人事姑孝當君還衡時幼弟林為江安知縣張太恭人者君繼母也愛林赴江安去恭人以不得迎養嘗恨恨及君還安普恭人前請曰聞安普地和宜

養老太恭人在川久失扶侍是地去川近迎養之便遂
迎張太恭人至安普已而君弟柱以鄖襄寇亂殉難太
恭人聞變將歸沔陽恭人曲留之越數十里周卹其子
婦及
皇恩賜祭塟將理塟事于是太恭人決意東下而恭人
隨之事太恭人于沔陽若干年暨君任廣東恭人念太
恭人老不欲行太恭人廹遣之登車而下者三居常不
樂聞訃後一慟而病遂于奔喪之次哀毀不能起甞設

饗餔薦于庭女奴掖之跪即以手承恭人額稽首搏地伏且泣薦為之濕已而卒方君任衡衡民多流亡君外理戎事及入室必聞恭人以招徠為言有婦女被鹵者必勸贖之君大度而疏于財且坦白無城府與人謙讓不小立崖異而恭人復敎之施且屬以和平下物故筦鍵財貨出入金錢者數十年而身無兼衣至親戚故舊以孤嫠待給與配偶失時喪葬無力者即舍養以應而當夫横逆之加置之不校恭人之善成君志如此子七

皆恭人出長承熿考選知縣次承燁後弟相游擊將軍
早卒次承燦考選知縣次承焯候推都司次承煊考授
縣丞次承熺次承燾次承燝皆考選知縣孫十九長大
坤考選州同知次大增考選知縣次大陛錢唐學增廣
生次大環大塊大塀大均大垓大坊大圻大堪大埇大
壑大埏大塏大垍大在大埜大畿皆未仕曾孫十業鉉
業鋐業釗業銑業鐸業錡業鎬業錚業欽業鍾皆幼自
承煊以下所娶皆名族女女六孫女十六曾孫女四其

所許字皆世家子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原銘曰

翳天水氏大以杭歷仕數世同袁楊君凡弟名跨五常弱把柔翰彊曲斯殉城治郡凌疆埸何者非國疏輔行惟君起家以才望揮絃却敵閩海傍青幡揷花階羽揚文教既揆來衡陽曾檄巴蜀通夜郎樓頭賧並諸羅戕手伐銅鼓平竹王夜散鈴榛畫聚糧十年心計留湖湘流澤寧讓杜與羊書勒幟與版並詳及其死也杵不相恭人助德不易量慈母出牧模在房飛矢集鑑羽集箱

尚譬大義同勗勸只憐孝行過樂麗萱堇餳蜜佩帨纏
猺苗萬里猶相將越四十載孝事嫜竟以孝死尤可傷
楚郊蘭秀杜並芳足媲大節中外良以茲子姓咸茂長
亦與蘭杜好比方子忝國史歸梓桑槀筆僅此載柩堂
羲輪舒馭迴且翔且歸若木同埋藏

西河集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一百至一百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錫絿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一百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誌銘十

思舊銘

王諱孫蘭字畹仲無錫人壬戌進士由刑部郎中出為成都知府艱歸補紹興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廣南韶道崇禎十六年獻賊破連州孫蘭死康熙癸亥門生毛甡仿

古作思舊銘其詞曰昭陽協洽元英之首明故中議大夫廣東兵備副使王公孫蘭殉難于南韶之官署嗚呼哀哉兵摧晝邑脰絕桑枝官守滎陽身煎柳火彭府君能殉賊太守何功周將軍乏援兵梁王不救以致睢陽之死為厲鬼豫州之出犯妖星况復聽山既邈孰與調商削石云亡無能為質醉裏過西州之路哀來却内府之漿苟有同懐誰無私臆乃感茲疇昔言念當時對策春官人誦公孫之學起家秋士文無屈突之辭旋分益部之三刀遂領東方之千騎奬

循良于越國假節鉞于韶陽績著湟中猺獞授首風生嶺外羅甸歸心當百城相傾陷之時以片石補東南之闕夫何獻賊逼臨連州失守湯楊繼叛梁化將降堅壁五旬縱斷指無乞師之計孤軍萬里以捐驅為却敵之謀三呼殺賊再拜投繯箕尾歸天丹青入地南還憲使空餘馬革之屍東土門生長抱鼠思之泣痛山陽之吹笛返嶺表以聞琴招䰟有賦藉夢巫陽哭墓無文書名隧側因為銘曰

蜆岡巀嵲羊城崔嵬五嶺是敵三山以開維此長藩控彼南越揚僕摟船孔戣節鉞三瀧猺歸百僰羌逆何期寇流由蜀而出亦踰五嶺既破二禺云誰作虐曰惟獻忠桂陽不固曲江復陷兵澌若流城空可闞況有二將相繼負降由此擣虛類挺以撞儲峙餱糧料簡乘馬竈減勾沙壁撤清野徵兵不來乞糴無力惟有一死足以退賊下作河嶽上為星辰諸猺畫像羣雛覆巾惟我夫子越州刺史揮斤撫絃逮予小子羈丱受知弱冠相失

夫子知我空用唧唧所幸恩卹子于聖代旣肆豐埏復表幽窆謹陳烏臆附之牲碑蕪詞不章以抒甚哀

故明靖南將軍德配李夫人墓誌銘

予避人淮陰淮守備張君請名賔客西鄉上坐長者目接不語及更衣牽予暗中認之則故靖南將軍兄有儆也次日過將軍委巷夫人曰何不載叔之彭城同就舍養予以故人山陽令挽留不果越七年予游淮西得夫人訃聞且曰將瘗彭城之雞鳴山恐丘首無日久且失

也乞誌之予曰固然夫人籍京衛氏李祖克詔父榮爲衛將軍稱世衛李氏少夢神授之筆既長適靖南公靖南公本餘姚毛氏景皇帝時高祖裕高從祖祚以兄弟同舉順天庚午鄉試因隸籍焉乙酉之變靖南公偕兄保定伯有倫移定海軍同武寧侯王君之仁軍西陵渡夫人在帳中時南都初敗馬士英奉太后奔臨安既而竄身鎭東將軍方國安營稱方馬軍夫人曰士英逆賊也棄君來此此地難與守矣武寧軍軍西陵君何不移

軍之龕山遠方馬軍平既而吳中吳易陳萬良輩各以偵諜從龕山渡陰爲聲援欲引龕山軍從海寧入夫人勸之行西陵軍潰保定公以入護監國相失全軍歸命而靖南公偕夫人止海寧既遷淮又遷彭城編戶夫人力也夫人以監國恩封一品夫人年四十六康熙庚戌若月日卒子衡非夫人出銘曰

惟夫人之能賢兮饗軍鬻釵鈿兮惟夫人之善見兮如乘錦車又如張繡繖兮避老萊兮君子與偕兮如何孟

光兮噫兮反先亡兮吕母之冢傍兮惟夫人之藏兮

瘞水盞子誌石銘

水盞子者越器也其器不知造于何代亦莫按其製相傳隋萬寶常析鐘律能叩食器應絃後人即以水盞入樂或曰古有編磬與水盞同古金以鐘不以鉦今以鉦易金雲鉦即編鐘也編鐘一變而為方響再變為鉦水盞子雖不必以瓦然由變而推則易石以瓦或亦非無然者與陳詩云坎其鼓缶史記秦王為趙王擊瓦缶而

莊周子乃鼓盆而歌雖或以節音非以倚音專聲赴奏有如柷然然而猶瓦為之明興平伯從子高逋畜婢住子能叩食器為幽州歌箏師搊箏在傍能曲折倚其聲姑蘇樂工謀易以鐵不成乃購食器之能聲者得内府監製成化法器如干則水淺深分上下清濁叩以屏匙凡器八而音周强名曰水盞子順治乙酉

王師下安平江都隨破家人之在文樓者皆散去住子投射陂死康熙甲辰予遇逋于淮陰城託鎮淮將軍食

食頃懷二盞出供奉器也中揯水級叩之泠泠然語其事而三嘆鎮淮將軍命瘞之淮城東唐程將軍咬金墓側如瘞住子者而使予誌于石其文曰

編竹為簫編石成磬方響不傳水盞可聽破十六葉更為八甕中流深淺高下因之玉邸漸安犀槌自撫戛即函胡挑將宛轉試斟淥酒遙倚素曲半袖縈錦五指琢玉既越捉板亦邁徵弄中曲擗扑能使神動吹角出陣鳴笳在疆北鄙好殺南風不揚烏啼失林雹裂震地官

渡戰亡安西軍潰已奪都尉將邀昭妃錦車翠幕驅馳
何為昔者杞梁妻赴淄水朝鮮有婦墮河而死或援箜
篌或形操暢彼美善懷與之相向身同波澄技乃響絶
殘金斷絲方寸不滅爰歸黃上仍歌青臺英雄粉黛千
秋同埋昭華之琯藏于幽隴元康阮咸乃闞古冢敢乏
無路招魂有詞彼美而在尚其依斯

瘞珍誌銘

兒珍三先兄子也予出游時恐從此不得歸是以後予

督撫以下分守郡縣籍捕疊出珍隨母被繫東西簿較瘁矣予歸而珍以瘵死予嘗曰生平可幸者三一行文無宋人論習二無負郭田作衣租食稅男兒三不爲繼子慈孝兩隅盖有所感也今兒服瘁死而予於慈養膕然兒憾可知矣三年前除夕珍死母抱呼曰吾與兒罹殃亦極矣盍俟汝父歸而死可乎越五日珍果甦問之曰吾感母哭哀將俟父歸然則予之歸日正兒之死期也哀哉珍七歲後予十八歲死銘曰

痤者珍翳子之後人

西河集卷一百